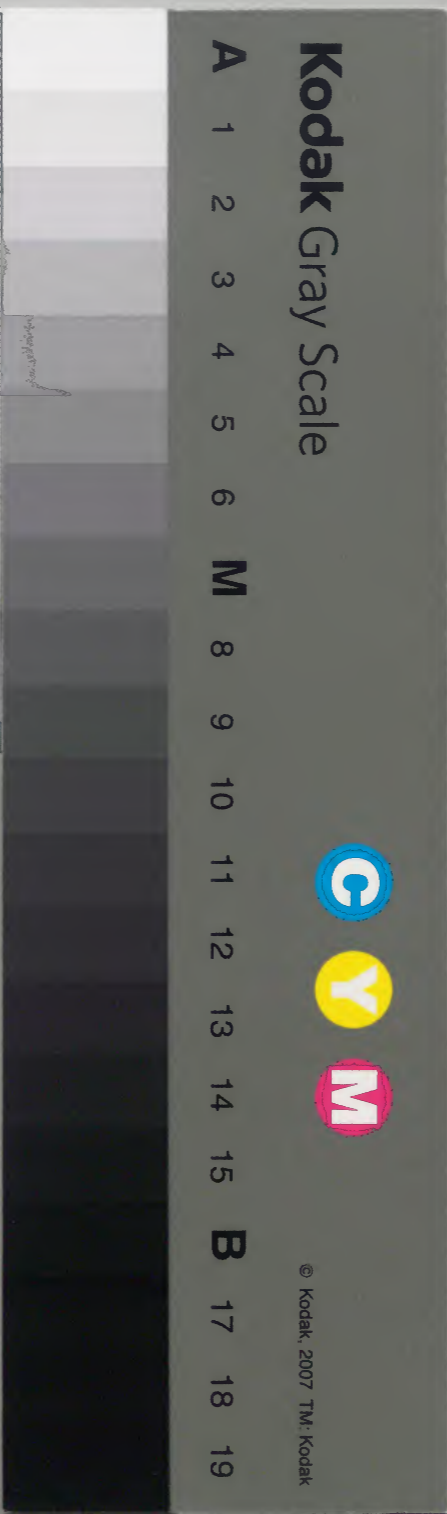


國史

廿一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2923
冊數	26 ( 21)
函號	150 23

内閣文庫			
一五〇函	二六冊	三二九二三號	和書類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寄 154

板倉君阿部傳第三十九

卷六十四

京兆尹板倉勝重本滋川氏父名好重事深溝好景  
攻東條死而好重身重定為東條守固城為駿壁于

小幡拒參破參赤阪參公因其陳亂破殺重定拔佐

脇一幡逆勝重兄定重死于高天神之軍獨其長兄

忠重君深溝參公傷板倉氏宗散之殆盡名勝重為

僧孫精舍為麾下士稍用為駿府令吏民安其政園

小田原命決軍中小事小田原平為江戸令慶長五

年天下已平以奧平信昌為京兆尹使勝重及加藤

正次大久保長安分曹治府事明年春信昌免為加

納侯上乃使勝重正次行京兆尹事問可為京兆尹  
者于知政事正信曰曰上願以勝重為真與二万  
石上甚然之難為侯正信曰不封侯不足鎮京師非  
拔擢不可服物情非勝重不可為尹唯上幸察焉上  
乃拜為京兆尹封山田<sup>万</sup>五千石是日勝重辭而不受  
白上曰臣請歸得謀于婦勝重妻有機辯而操持挾  
嚇勝重不得施治於是謂勝重曰今也上召君何為  
曰為真封山田侯而我不謀于子不敢拜婦曰為事  
封侯非所功次當得何關妾事而不拜勝重曰不然  
子得無効前為江都令之妻時子若然必破我事勝

重終辭婦驚曰不敢君速行將出戶自後正其衣勝  
重咲欲自正之而又疾之婦遂前正之勝重坐婦于  
地數曰子午我言而再犯我不能為京兆尹婦叩頭泣  
曰敢不如教從是不言事勝重曰為真治京兆盡  
祛前世之弊視民如子民亦不忍欺之京兆大治先  
是獄吏賦囚家錢名索頸錢將囚之而教囚與共飲  
食方有囚無醬酒肉者勝重為尹禁之給囚人錢二  
百賣買如平人法又傷良民博奕之產往來為盜抵  
罪為設方畧有爭錢財微知為博負劫吏究之繫勝  
者百日徵錢身負者如曾所喪從是無敢博賀茂正

言養子不孝養子深自引咎丹州人訢養子之辯  
之疾勝重一無所問為丹人逐其子勒賀茂巫使老  
有富人病亡三子咸爭之甄而死終不分之財除喪  
言之府勝重措甄案之上弄之頃之成墜于地獨少  
者所進正三勝重熟視三子歎曰老子多智難其長  
者令京兆三少子為親分財爭二兄三少者為後  
二兄喪產從少者居士生人賣木綿假寐石馬側覓  
三木綿勝重問之笑曰念是石馬所庾不可得罷之  
居二旬餘令吏買木綿見三木綿人得其私跡蹤跡  
所由盜果獲其處事竭私情大率此類也嘗出行市  
兒可八九歲指尹輕呼尹詰從者曰兒豈不知吏之  
可畏耶意父兄望尹相罵駐駕台問其父前為宗人  
侵財訢不得直勝重還坐府悉思其言召其父曰若  
謬矣出私財與之是時豪猾民立雜稅私其利勝重  
以為擾治無益于事恒思止之臨洛人詣府言送葬  
用錢不知起于何世臣願以木造錢收其直勝重曰  
我不知地下事使而先問閻王呼吏將出斬之從是  
無言利者上拜彥坂光正為駿府令光正辭臣不足  
為令上曰子問京兆耳何處辭為勝重曰何必不可  
子為令欲民之無冤乎若欲無冤先塞其欲心苟無

欲民之情偽若觀火耳甚哉貨之傷人。嘗贈百金  
我雖不受尚欲掩其過光正納其言著績駿都勝重  
為尹二年為伊賀守上令勝重及米津清勝大久保  
長安作驛法天下便之至城皇宮發畿內民築作徵  
雀錢諸侯遠近咸得所欲甲寅故土佐侯居京師欲  
從紀侯之軍勝重曰紀侯未之國疑有奸不之許其  
曾所善遇者以身為質遣之遂之入阪。衆日益勝  
重立什位造關津告播使無通舟于阪又使使阪曰  
聞糴米未集請遺積粟居中島者阪相治長難言之  
糧對使者曰積聚有餘不待它求子欲之則取盡送

其米京師阪人欲燒二條勝重捕得重賄推以腹心  
盡得姦人刺客主名捕殺數十輩京師無事又陰使  
舍人仕伊東長實。因不善治長悉以所聞告舍  
人乙卯阪變起倉卒勝重矯命徵四方兵入衛京師  
阪再起京師不動自庚之後天下恟不日皇始竟無關廢事勝重之功也  
元和四年朝江都上見其老而曰子老兵不忍久勞  
子孰當代子者對曰知子莫若父老臣之子堪任之  
勝重子重宗少為親信歷親扈二衛將周防守于永  
井尚政井上正就於中用事世謂之三侍中食邑四  
万八千石再從阪之軍於是重宗守京北其勝重  
買竹笠一枚与之重宗知其意止不飾輿馬明年勝

重以重宗之任買舍市中重宗曰兒也非真大人何  
邊爾勝重曰而為祈謂試守者為効故官祈為子而  
為我之子面已不同志意亦異我在則我之從我亡  
則必不如我上既以而為堪其任而其勉之出諫市  
中人曰新尹嚴公等莫以我素貴置我干法之外致  
租賦里長如法重宗如舍省父詔之曰吏唯欲不掩  
過掩過事壞以民生無聊而身陷刑戮其始以過  
失免官窮之幸也重宗常以是戒屬吏相繼為名臣  
或問勝重于津田幸庵曰訟者雖不克不怨皇女生  
拜侍從寬永初年八十餘卒民多為削服者重宗代

父為京兆行部見繫牛于代背路而立下馬手輶繫  
牛徇曰牛無礼于尹豪民相傳新尹果嚴無敢出聲  
是時未置小尹每聽獄塞目而坐其祈善遇者曰可  
矣深思詳察幸可無枉重宗曰非敢然夫人愛憎見  
于面直不直多為祈奪故不見其面耳家君時婦人  
女子出入後堂泣言父兄子男家君諾出送婦謝曰  
我非忘媪之言子之父若夫祈為云、是故訟者無  
怨言云我不及家君無私而強學其無私也而亦能  
得其情無紕二婦爭子重宗曰京兆何因知祈出接  
得者即是一婦援得甚悅抱將去重宗叱而曰彼非

力不足方爭之恐傷子不敢援也汝則又之唯恐不  
援得耳是非汝之子前婦乃服又有婦人夫為人所  
殺詣府言夫力有血賊必病劊使吏求之不得徧問  
瘍醫一瘍醫言不知何人請臣載輿行可二里掩  
覆使無所見坐輿傾側不安如上下山莫至其家室  
宏壯倚几而坐云為賊所斫傷臣乞之藥留臣十餘  
日送臣歸家重宗曰汝居主人家何聞何見醫曰臣  
居主人家無所見無所聞輿婦聞鳥鳴臣問輿夫曰  
所謂呼仙法僧者也臣念高野日光獨有此鳥非一  
日可至臣意恠之不敢問重宗笑曰汝不知藤俊成

之歌也遣吏松尾搜求即得浴人以為神太宗立名  
飛鳥井某重宗朝至江都見上曰上昔之使使臣掌  
公卿之籍而名某不使臣知臣不肖不任職臣請上  
更選賢者上曰我知道矣子勿若我知政事忠勝謂  
重宗使謝重宗曰上自恨過於臣何關不謝人之繫  
富人獄治之日急富人子使人如江都行千金上左  
右上命知政事曉重宗釋之重宗知之書至促吏出  
斬諸東市而後見之作報曰曉釋富賈臣聞命矣然  
臣已勅吏斬之臣無狀不能使獄無冤枉常以職事  
遺朝廷之憂惟臣不可久典重任願得罷歸江都上

殊降旨使復視事其剛直不撓如此皇宮無儲昏從者兩立公卿議造諸昏是時重宗如江都比歸儲昏成以為措之公卿擅生事故不從神祖之副領工師入毀天子不憚使近衛信尋詰狀重宗對曰自建武以來王室不絕如綫然所以名號加於四海冠帶被於夷蠻者以守名器無失也今公卿大臣棄天皇之旧放江都之制唯便之從臣以為名器從是壞皇宮從是卑臣欲上書請恐公卿執前議不遷是以縱毀不顧後罪臣賊隸也死無益損于國唯天子幸察焉天子乃厚賜而能初太宗立多病重宗日日出獵或數

日不歸知政事忠勝白上曰重宗不憂上之病日日出逐鳥獸京師豈有流言耶上願勉強視朝此時內外相得如四友之於身故人不能得効其能也於世子元服令重宗使謝天子以為左少將先是元和中以皇女生進從四位下尋拜侍從嚴宗時誅反者由比正雪使吏分部捕其黨重宗老不能出日縱酒以安衆之心嚴宗見手織芒屨進上曰是先臣所教臣神祖為參公時所御芒屨之法也上願常念神祖踐艱難成大業勿佚樂怠庶政重宗為政大抵畧文書人或問之重宗曰法令隨世增損情偽因



事轉換文書不可為治若以為證亦或為害故不務  
為此云上因其入朝憫其老拜塔關宿疾親成代為  
京兆尹免重宗為關宿疾居京師助視事一年卒子  
重卿立謁者祠曹七年卒子重常立徙龜山憲宗時  
致仕以父從弟重大子重冬為後給事于中遷奏者  
卒子重治立徙鳥羽德宗初復徙龜山至子勝澄  
時上曰龜山要地也勝澄病久不之國移為松山疾  
致仕子勝之立寬文中親成坐事免重宗從子重矩  
以知政事守京兆尹拜侍從重矩雅因有名于執政  
之際見俗日尚奢侈愈益儉素率下未三月京師化

其風初到任乞子遮駕云我輩以橋下牆側寺門社  
樹為家頃者吏嚴無竟昔之所重矩乃建屋東山下  
處之曰使掩風雨馨者檢校勾當四分等日為馨者  
之政納錢多者為檢校次者為勾當若四分以次分  
後進之錢京師俗雖非馨者冒藉私其利重矩知其  
為姦舉籍名馨者勅吏扶眼咸伏地涕泣解衣裳去  
板倉氏有家約布席令聽獄訟三世著名京兆後至  
者無能及也雖江都當時効京兆之治云重矩父重  
昌者襲勝重爵者幼為世子親信殿中有殺人者吏  
以重昌為幼不問重昌見土井利勝曰對簿不可為

士傑不復見公利勝驚言上畫出置對者神祖知其  
異于人為駭親衛將內膳正城皇宮使巡其功又集  
五山僧議秀賴所鑄鐘銘遂從攻阪神祖許阪和使  
本多正純蒞盟辭曰阪相未臣行當今本村重成實  
未請更擇行者至則問誓書為太上耶將上也重昌  
曰臣非上使迨還神祖善其對增食邑明年立花宗  
茂發砲救本多忠純三軍大駭重昌走呼曉告軍乃  
定阪壞神祖獨從重昌先歸明年神祖預告重昌起  
陵日光建廟江都既而德祖從其言父勝重死長子  
重宗封也已于父使重昌襲食參中嶋德祖從西

城為侍中兼宮亮二將使視京師与阪之役久之德  
祖即世免家居為太宗使封肥後耶蘇起上起重昌  
為將往擊以為百姓苦苛政作乱使者至解兵請罪  
令重昌故徐行賊集于原不降發肥前筑後兵攻之  
軍少不利上以為主將權輕更遣知政事信繼初上  
以重昌為將信繼白重昌有病恐不任事大老忠勝  
曰上幸誠是病亦因已既行長子至水正重矩見信  
繼求從父行不為白見阿部忠秋即入會上在  
浴室台內使監曰為我言重矩求從父軍臣以為不  
可不進即遣之重昌以是望信繼上又使數輩趣

平賊京兆尹聞上復遣信繼歎曰殺我身矣重昌擗  
膺曰大丈夫拜為將反受人劊乎部諸將攻城不拔  
死之伊豆守信繼至小倉使人先相聞寬永十五年  
正月朔齊起攻城適久雷米世子持約襲賊為賊擊  
破重昌知事不濟留重矩于壁出與諸將魚貫上城  
為矢石擊不能進大將重昌監軍貞清獨不退從勇  
敢士數十人攀堞欲踰銃中大將之胄以木叉鉤之  
重昌援叉登賊銃射其胸斃監軍亦劊從士扶退重  
矩聞父死慟哭出厲軍復攻諸侯不應筑前相執鑣  
固止曰今三軍之命懸于足下棄之不忠遺命在耳

背之不孝君必止重矩乃止以兵屬知政事破賊有  
功福山侯贈之刀曰尚食不死於是父子之名天下  
莫不稱焉重矩別有傳  
伊豫守重形重宗少子也兄重卿紹父封分万石封  
為山川侯補大衛將憲宗初移為安中侯為奏者兼  
祠曹免卒以外孫神保重同為後移為泉侯至德宗  
立二年卒子勝清上如光陵帥兵守龍圖阪為大衛  
將遷奏者兼祠曹除參政典廐牧善守其職進退不  
失度信宗時移封安中代本多忠統副判度支  
大坂雷守阿部正次往時謀納贈納言者正宣孫也

父名正勝少子神祖相愛相長同日元服自執尾居  
駿朝事征役未嘗不從在左右小田原平封市原從  
鳩谷拜伊豫守當如名古屋正次年已長見本多正  
純求從正純曰行事嚴不可以告第行公不子怒至  
小田原見正次問正純以實對曰正次曰是行也有  
父子者從其父行今而父与行而歸衛世子然心善  
之迨還除為宮衛將慶長丑年正次從園上田如阪  
父子共為奏者是年正勝卒正次代封鳩谷屢益食  
一万石遷大衛將甲寅從板倉重昌董盟城中明  
年与阪將治長相當軍乱紛拏正次令所屬曰我軍

面垢甲敝擇白哲鮮甲者擊之於是戰得八十級身  
親殺三人城壞命使受降者送之伏見遂守南門二  
十餘日以功封小瀧三万石為奏者移侯小田原守  
阪一年元和九年從世子之京師行知政事事移封  
岩槻寬永三年為大阪留守益封三万石及七百石  
十人糧以五万石賦居于阪前留守高木正次獨決  
細事權不甚重大事受成京兆及正次出自知政事  
之列位次京兆奉璽書號令大与京兆相如此時正  
次猶守京橋後因置副留守正次有惠政甚得衆之  
心民或生建祠祀焉自正次後留守有成法遵守莫

著績者獨德宗時酒井忠音土收賴稔成補良守自  
有其傳寬永十一年太宗自京師至大阪以私財共  
具甚適上之意十四年耶蕪起御史止諸侯無得出  
兵于境上書言其狀正次見副書名副留守大阪令  
都船丞議咸是御史正次日以耶蕪比親鸞、小  
而耶蕪大親鸞發即至而耶蕪踰四向又有會議書  
記号令之日倫風波覆沒之難是緩賊使倫完而欲  
粹絕之不亦難乎昔親鸞起尚遷延經年若從御史  
之言其禍恐不止時月之際上若有怒正次獨亨其  
責移檄數御史不任事令諸侯隨便宜征討上聞之

曰正次言之是後有事以此為比十八年入賀世子  
拜從四位下恩礼甚優正次有二子曰正澄以乙卯  
功封万石重次為親衛副帥以親衛將遷親信當大  
宗親政封鹿沼侯抽參政遷和政事使治作光陵進  
從四位下免親衛將正保四年上益封正次万石聞  
病甚使重次率御醫往治正次素謹慎聞重次啣命  
至命戶者莫內盥嗽朝服而後見之重次昆之以不  
起使大衛將大貳令從其所諷就外舍正次知為重  
次意曰高城浚池建樓臺觀守之所以固死節之臣  
也若城而忌死安用城為貳有副留守死則代之而

我所以欲死于斯亦不以死廢子也對州黃人也我不輒違必取決于上上書言之上視之嗟嘆尋赴至甚悼焉此時正澄死已久命重次襲庶重次葬其父後守未至會言福箱庶謀反以便宜為征討之備閱之與所欲下一一不違上甚悅明年關東地震使巡光陵又以琉球使者往光陵為使起祖廟上野迨上病不起泣曰昔上使臣執駿庶戒臣曰子為我死臣當時許若死今上不起臣獨竊生以食不可歸家自殺死子定高嗣割六千石與正澄子正能分小瀧刀六千石封弟正長明曆三年內城燒使定高從腰越宮

于東城已成卒子正邦幼三弟正長曰後十年還之正長內小瀧于官併已邑有之遇孤不謹至十年無避之之意知政事忠秋與重次從昆弟也諫使三正邦是年寬文十一年也嚴宗復以小瀧封正長是時城久廢有司曰正長管兄之孤之家厚歛多私藏無恤士民之心宜不給營城之具上從之正長不知擇弓矛帷幕飲食之器善良者取之憲宗時從刈屋卒子正良立移佐費給營造之費對馬守正邦致徒役起代官町三移封卒正邦進從四位下所從曰宮津曰宇都宮曰福山一益封及正能還之邑通為十刀

六千石嗣彦正龔築刀桶隄信宗初代山形族為大  
阪雷守正龔不樂為吏病免子正尹有秀行願國供  
父後亦為大阪雷守

史臣曰所叙三京兆一雷守至今天下紀之彼四子  
材德周于物不紕以繩索得展千里之足干草昧之  
時美哉重昌本亦足辨賤惜哉削自中而致其敗也

永井水野井上森川傳第四十五 卷六十五

永井直勝大濱里正長田政廣曾孫也贈納言子政  
廣上宮祠田政廣無子大橋廣政大橋氏皇孫子  
良後也廣政已為長田氏生直吉尾蜂屋賴周五百  
人侵大濱直吉合義徒三百人擊走之此時國崎世  
子好舞豪長者令里中年少學習舞國崎庭中世子  
偶見直勝舞者中悅之舞罷召親問其父名言父祖  
時事及其先所出聞者莫不警動世子益奇之留年  
居同卧起參公誅世子召直勝曰大江廣元後或為  
長田氏或為永井氏往時長田氏弒其君令直勝為

永井氏參公遭明智之難直吉臧舟迎公作食從  
者此時公日騁數十里直勝步從未嘗離左右小田  
原平食上郡立千石為宮衛將遷大衛將拜右近大  
夫賜姓豐臣氏以宮衛將從戰關原如阪為奏者受  
四方之謁明年益直勝二千石此時盡封功臣封井  
伊直政沃山木多忠勝桑名二子大功之臣也望不  
拜詔直勝曰上起自參若臨天下咸我輩百戰之力  
也而賞之不如一朝之功關西諸侯特一戰從上耳  
何却出臣等右直勝曰若過兵上無諸侯關東一諸  
侯也若誰誅三成爭衡天下哉且也諸侯非有若臣

之固非有兄弟之親舉國從軍棄妻子不顧以爭命  
白刃之下縱令上私舊故與之同驅馳首級之賞何  
以服天下之心若之所將關東人也所食關東粟也  
雖舉軍成死安望其報今上幸益封從國善地而若  
辭其福就不測之罪我竊為若憂直政作也曰我雖  
不肖不若若輩同直勝曰所與卒多則功大少則功  
小咸上之所為也若論一身之功恐不讓若拂衣而  
去二子竟相謂以直勝之言為然因直勝受前之命  
於是直政親真室善往獻直勝不受直政因進曰子  
幸寬僕之過教僕活僕榮僕子竟不受僕之物是竟



不寬僕也敬因進直勝竟受結劄到之交直勝前曾  
從長<sup>孫</sup>軒池田信輝子輝政後尚良祥立三功  
關原未見直勝上曰今者以君未避于外輝政曰戰  
相殺為其主也自古不離名共相見與觸曰君壯士  
也何也之不補其功意參當時輕我之父乎上於是  
以輝政故益食万石天下益高輝政之節甲寅以護  
軍将万石以下無職事不隸諸衛者悉率從軍中  
行奏者事乙卯我兵少退直勝部獨進當敵竟破  
軍散直勝部獨不對簿以無犯法加賜黃金初直勝  
奉命從故曰邊侯受幕府儀以故曰邊侯知足利氏

故事也神祖身從從駿論定禮儀卒神祖世居駿明  
年封笠間五万石執藝侯今直勝身安藤重信定執  
二使行收諸侯去廣嶋三里下營笠岡廣島守福島  
治重曰二使分臣等去城無正則手書陪臣為正則  
守城不知上命遣將固守六城直勝以為侯居江都  
路遠侯嗣子在京師欲使嗣子治重又曰陪臣受  
命正則不受正勝臣等不敢從二使恐久之生變追  
兵迫城潰獨治重及固見知名者數十人在二使  
以為易割不攻之適正則書至六城盡定留二十餘  
日而去又年本多正純北收山形直勝出江都密受

上之命收山形執正純令岩城戾守山形歸報封右  
河七万石使參聽獄辭寬永初卒上後每言及惜之  
直勝弟白元初為使者如朝鮮著軍功自伏見使適  
猶毛丸日而還為從立位下監物以御史從阪軍以  
使適旨撮金賜之直勝長<sup>子</sup>尚政乙卯使如駿府神  
祖以為應對中禮使与永野忠善井上正就板倉重  
宗同侍士攻阪有功益食二万石為親衛將使家衆  
城山里寬永元年遷知政事德祖居西城兼西城宮  
衛將是時知政事侍中成領而衛父卒命襲封也与  
松平正久使收駿遠明年免官封淀十万石拜侍從

為監作皇宮又為上賀天子是時家丞佐川田昌俊  
有文武才著名公卿之間昌俊為戾守淀發庫貨將  
吏貪者尚政使郎中詰昌俊曰貨金固當何故不請  
對曰淀府庫充矣而吏士不能自賑所得俸盡入賈  
豎當夫婦墊隘困窮之時顧指府庫流涕怨恚是用  
府庫為君財怨誰能効力抗守臣欲請之知君之固  
必不聽臣不忍上下相蔽盡出貸之因無收息利吏  
士十年完聚無損上臣因禱命請伏斧鑕于前尚政  
不能詰罷尚政老子尚征三分三万石封群弟從宮  
津卒長子尚房前為奏者死于奴家次子尚長三為

奏者輕佻好凌人水野忠善子大父同執事于中尚  
長爭位次辱忠善嚴宗獻代命守山陵為身羽族殺  
之國除封弟直圓新庄万石為後列于奉朝請病乞  
骸骨子直亮立德宗時為大衛將免後起為大坂右  
副留守

尚政次子尚庸字子中少受兵家之言事嚴宗于東  
宮、嗣位拜為伊賀守受父封為諸侯食二万石  
以列侯補謁者領鷹犬二坊典賜列侯璽書遷參政  
監修本朝通鑑代板倉重矩為京兆尹侍從益封賜  
俸咸万石後病免歲餘卒子直敬字直卿立為奉朝

請謁者憲宗時徙封烏山領祠曹又徙封赤穗遷參  
政侍東宮徙飯山岩槻四徙卒子尚平字伯修立尚  
平卒弟直陳立奏者

水野忠善川屋族信元弟織部正忠義孫也忠義病  
不能從軍小田原之役降甘繩令忠義安守之忠義有

二子忠守為尾相大和守忠元初除外尚署稍貴封  
山川万石大監物以親扈將從阪之軍還為奉行忠  
元卒忠善襲食二万石奉朝請親衛將遷為西城宮  
衛將給事中用事大和初親政廢駿侯使忠善守甲  
府還為侍中封田中侯率工徙城駿府久之徙吉田

從國崎益食五万石世子上光陵比瀧尾倫非常忠  
善學甲之兵法校焉好事招致諸奇伎勇敢之士隣  
國憚之為鄙人備作如名護屋系測池湟吏見將捕  
之跳乘馬逸去蓋預備待之尾敬侯知其數未欲擒  
之乃計不能獲又殺尾人乘馬涉矢矧者尾人責之  
對曰無矢矧無國崎設令矢矧如平地何以為上距  
尾之衆耶且大國欲知其深也不誅此人忠善無守  
國崎尾人謝罷積數事敬侯欲條白之上執政居間  
兩棄之憲宗時忠善子忠春補奏者兼祠曹行阪雷  
守事還有舍人負賈人二千金使忠春償金罷為奉

朝請卒子忠盈立中平給事于中使問太上皇病歲  
餘修大樹松雲二寺造參地圖卒弟忠之立上殺赤  
穗彦令忠之圖赤穗郎出其衆又興作東城畢役為  
奏者文宗時遷參政章宗立為京兆尹侍從德宗台  
為知政事今掌度支專逢上之意而不為吏民益封  
万石從如光陵後論納未之事忤旨免忠之雅好禪  
於是乞骸骨為僧世傳誦其詩子忠輝前為右衛門  
大夫改佐於是嗣為國崎侯

井上正就阿倍定吉孫也定吉知其妾有身出嫁井  
上賴秀生清秀清秀屬大須賀康高有戰功死以少

子政重事康高其母以乳母傳養德祖長子正就從  
母長~~子~~後宮中以故稍貴幸用事慶長中自親衛將  
遷侍中乙卯以親衛將兼扈衛將從軍有功拜主計  
頭元和三年為奉行九年封為橫城侯侍德祖西城  
領親衛將寬永元年進位列和政事初德祖欲誅殺  
郎中正就意其罪不至死將白赦之不得其道從容  
見上曰太上何故愛如此人德祖愕然歛容曰若然  
子何不前言遣正就往問安且言郎中事神祖曰明  
君也夫郎中之於天下至輕設妄殺之何關治而不  
難遠遣貴重之臣必欲得其中而不容喜怒其間雖

古所稱何以尚焉留正就與諾立日因使赦郎中播  
其德天下德祖乃曰微子幾不聞此語厚賞賜正就  
時人聞其語者序次為編所謂寶訓也正就自畏盛  
滿書本微時稱号聽事壁出入常視之然神祖戒之  
曰身同僚計事勿擅權初正就因行人豐嶋正次為  
子正利請泉界令嶋田直時女為婦直時許之德祖  
不知令娶駿相島居成次女正次俠者恚曰使上若  
知前有約不強之是正就輕我也我何面目見界令  
刺正就于朝寬永五年事也正利代父為侯為上起  
望月樓于城北正利清靜能治嘗居橫城有訛言賊

至見付代官興衆至橫拱正利偶與人某使謂曰子  
速歸見付告吏勿擾民如江都言子勉職于執政頃  
之有走至曰賊至正利某不止徐曰妄言死詰之見  
代官衆以為賊其實有民私聞而傷者歲終燒監察  
封事曰我不欲聞人之短如甚姦惡不俟監察之言  
也有水旱災必親行境發庫藏賑施川越侯松平輝  
細憂曰小國多事不能休息正利誨之曰任而無擾  
民乃安莫問小過吏便其職又率直不趨勢利執政  
酒井忠清居其隣數請不往好從老者和歌從者若  
其違夜不歸正利知之逃朝偶從者飲酒市中使獨

徒行正利詰之曰我釋汝等汝等亦當釋我夜歸勿  
作顏色召人手嘗海鼠腸庖人盜食之詭曰奴誤覆  
之正利不復問煮魚飲客其寬如此為奏者領祠曹  
呼浮屠如奴汝等不知仙貴忍辱欲人尊已勿復至  
庭是時京兆尹板倉重宗以習事重于朝執政動輒  
曰某地某事京兆處之奈何正利曰當如此當如此  
得報無不如言左右使令者咸家人子可年十五六  
每朝倚門俟歸下馬執扇行歌使童子知之或先或  
後至便坐所一日早退童子登床摘菓入門無迎者  
徐步至庭恐其驚之自隱使其輩勿告之与本多忠

義交善當正利未盡見其女曰為令嗣箕帚妾誦擇  
焉正利欣然不言熟視指少女載歸忠義止之曰宜  
白正利曰後聞亦可竟年俱歸後病免乞骸骨子正  
任代為望閭侯前正利為奏者時從焉正任亦奏者  
祠曹人或言所任某子特大橫正任乃案誅之有司  
白正任列侯法得誅罪人而賜第近殿門非行刑之  
處無忌憚心免官奪其第憲宗時從郡上致仕子正  
岑立正岑初名正通以宰臣有同名者易今名為奏  
者祠曹從丹龜山遷參政改封下館旬月益封、望  
閭侯三年為知政事侍從德宗立三年益萬石正岑

無學術謹慎取容廉不納貨無所私受人之言竟不  
為發魚子、酒井重遠子正如列侯爭求結婚遜讓  
不肖聽娶本多忠次女卒正如為奏者上如光陵守  
今市還母何領祠曹正如精辨而其母西條侯女德  
宗從妹也將大用之以不善宰臣不遷卒子正賢立  
徙岩城

正就第政重事大須賀康高者康高死事會津侯忠  
卿母何女歸江都從攻阪寬永四年為筑後守置吏  
士典耶蘇獄政重降蠻人具得蠻情使義平立呂友  
慶有妻居飯田市居揚子者龍口南今揚子岸也又

福圖侯所捕獲蠻子言耶蕪奪人地先遣伴天連教  
其國人作天主觀居之徐厚其牆納銃士利兵其中  
比其國知之無奈之何終役屬併之既以其謀取呂  
宋近欲入日本遣名黑川壽庵者今將至又得日本  
人於呂宋阿媽港受其教待學成遣歸教鄉里政重  
乃白上益搜索耶蕪賊起使如原城還補侍御  
史封聽南侯出行海道波示杜尾示至復如長崎政  
重好易書及諸子書居官尤謹庶獄退朝讀康誥以  
刑棠陰比事詳刑要覽等書再三反覆乃止後致仕  
以子正次不率教廢之三孫正清三傳至今侯正森

正岑弟正長以元祿中補外親信遷行人選為甲大  
夫遠江守食口千石以前所食地賜養子正矩仕于  
朝迨甲侯入為太子為給事中封万石章宗末謁者  
兼祠曹以病免子正教大衛將謁者

安藤重信世參人也王父家重事贈納言父基能為  
司旌旗死御方原之戰基能弟家定次死伏  
見之難基能長男直次後為知政事兼紀相次重信  
從攻上田還補外尚署直長抽親信對馬守十餘年  
封吉井侯歲餘為奉行部西諸侯數海播侯卒使  
如播畫封嗣侯之弟得播用事臣中村主殿若原右



京諸為姦利誅之還適旨封小見川万石甲寅  
部諸族收小田原尋從伐阪至永原上馳如京師令  
重信護諸族徐詣軍至阪以護軍年本多正重共侍  
側画策德祖巡諸族壁將踰大和川軍吏畏敵猝至  
止之不聽重信乃仰視日正重曰路遠上願明日早  
出牽馬南還二人諫上率此類也既年本多正純留  
隨阪城乙卯率所屬為後軍使長男重長代將躬往  
中軍趣戰德祖視士卒亂列不進將親當敵重信叩  
馬不放固諫乃止城敗令重信視秀賴大野治長速  
見時之二十餘人衛秀賴重信年神祖奉使并伊直

孝孺命待秀賴以不死時之求輿馬出母子而後欲  
皆死俄矢砲雨下秀賴知不免自殺重信遂分吏封  
府庫居阪二十餘日奉所嫁秀賴天壽主東還益二  
万石元和元年封高崎立万石率兵定藝明年送王  
后如京師且幾卒子重長固前已食也於是襲封事  
大宗于東宮使勞城阪二條諸族補宮衛將大宗親  
政出駿族于高崎使知政事重次蒞殺駿族重長事  
駿族謹見重次再拜誓首曰駿族上親身也未有天  
罪惡于天下一旦使一者口傳教命又無重書封与  
臣未敢遽奉命久之重次曰重次誠不足言然上

所親任号令天下職莫重焉以重任辦大事君亦何  
疑重長曰非此之謂也駿族雖有罪上同母弟也一  
且殺之必其無悔乎既有悔心讒言起于其間雖君  
貴重哉恐無自解君願勿惜一往上具聞其語重書  
後遣重次使忠長自殺上以為忠益封万石後二年  
置祠曹官領僧尼巫覡及遠方之獄以重長及松平  
勝隆為之尋為奏者使收三春以列族典朝鮮館事  
以祠曹從世子之光陵及如高野遷行人于遠方海  
中迎親王立為日光座主明曆三年卒孫重治代之收  
佐倉古河從如光陵為奏者收治田毀其城從族松

山卒子重行立重行為對馬守以知政事有對馬守  
改右京進為奏者侍東宮以列族致~~從~~從役于皇城役  
止兼祠曹典封邑重書改進為亮正爵號文宗初移  
為加納族病罷祠曹德宗立復用為祠曹遷大政雷  
守入見上為知政事尋罷政傳太子卒無子族弟信  
尹立

定次子正次有膽力年十三脫仲父家定于厄殺其  
仇十六代甲于遠目既先登斬首從是從軍必有功  
奉使恒遠旨常使護興作甲寅先往視可立營所及  
後軍夫大軍吏爭赴火所正次獨前至城門下見敵

出年不上甚悅使趣攻鳴野正次曰米沢秋田兵足  
破鳴野唯恐援兵未無當之上願復遣兵不然取不  
能守上然之用其策取鳴野軍散便加食邑明年為  
司旌旗失馬後徒行德祖見之曰不可使正次徒行命  
乘馬士自擇善馬正次見加兵不戰欲激使進奮擊  
蒙剗死子正珍俠者寬永中先驅將司捨安藤氏文  
廢仕者不可殫紀

森川重俊大父氏兼為尾騎士父氏俊仕參為砲隊  
將二子氏信重俊氏信至而砲將重俊幼事德祖為  
親衛將娶安房族妹安房族知政事忠隣塔也忠隣

之得罪也重俊坐前縱如小田原問忠隣子忠常之

疾檻封囚酒井家次家明年從家次攻阪有功赦置

麾下重俊善事駿族以故益幸于上寬永四年奉行

參知政事封生實族兼西城宮衛將遷侍中列知政

事德祖即世自到送葬大宗切齒曰重俊若在不足

族矣長子重政嗣為生實族次子重名嚴宗時給事

中重政孫俊胤元祿中給事于中為親信遷大衛將

入為給事中除奏者領祠曹章宗時為參政賜俸五

千石德宗立二歲免俊胤生大衛將俊常生俊

方又為大衛將遷大阪左副留守信宗時入為奏者

史臣曰甚哉謙讓之可尚矣直勝諫井伊本多其用  
之也泉直長及其道而頌其宗太祖亦以戒正就正  
就自知而不能止所止也悲哉重長重俊同為駿疾  
之地而所以為之者便異方于處于骨肉之間可以  
鑒哉

稻葉堀田朽木内田永井傳第四十一 卷六十六

稻葉正成木林氏二世祖通兼為濃清水城主有二  
孫長曰通安其子佐渡守通勝為尾將李曰通忠為  
左近大夫於正成曾大父也正成始事仙石秀久不  
遇亡歸稻葉通朝會其嫂有身寡居使正成蒸焉生  
兩子正次正定而死通朝愛正成有材畧緬以外孫  
女蒙稻葉氏所謂号補春姬者也又生兩男正勝正  
利一女久之又亡歸牧村政高子岩子政高妻年正  
成妻從昆弟而前產正次等者姪也政高乃使為家  
政迨政高死于朝鮮陳中秀吉以為孤幼以正成為

之後佐渡守正成慚所往而易姓受佐渡守不受為  
後復去仕小早川秀妹與平國頼勝為左右相勸秀  
秋團結參公迨公北伐會津三成作亂召秀妹正成  
途中詰秀妹曰公兵未定禁諸侯據姬路以待參公  
至從賊無為是時秀秋兄木下延俊為姬路侯畏三  
成不肖內秀妹姬路正成乃先之伏見詰息居元忠  
曰此城危哉無佗奇策待救千里之外必敗矣君願  
使勝後迎高臺君置之內城使我君守西城夫高臺  
君於少主名母也未有為少主舉兵攻其母者且筑  
前衆足拒敵哉元忠前已出勝後不聽正成策秀妹

遂攻殺元忠引兵東至松尾及三成吉繼拒東兵關  
原使頼勝自後襲吉繼不克正成棄陳亂擊破殺吉  
繼軍三成走秀妹進兵園次山戰少退正成亦繼進  
破其兵澤山降上遣利越直吉齋墨書黃金繒纒往  
賜正成曰黃門之功皆子為之從秀妹為園山侯秀  
繼愈益驕不聽正成等諫正成頼勝與其塔堀田正  
利等出奔江都會大宗生正成妻抱正勝立入後宮  
正成不知妻子所之迨見大宗殿中所抱女子則已  
妻上孰視正成笑曰子以妻奉幼子命更娶土佐世  
子女封二万石改曰內正頭也卯將濃信兵從大阪

之軍久之德祖封忠昌為高田侯拜正成為高田相  
封厭川曰忠昌弱無老成人輔之子強為我相之不  
久我召汝是時所更娶之妻生正能而死之越娶永見  
氏生正房於是正成四更婦立之命再至封侯諸侯  
相一為大將咸多婦力子正勝前遂從太宗居元和  
初歷親宮衛將九年為奉行丹後守列知政事之後  
以其母於太宗鞠養甚有恩而安其位不易甚貴幸  
典築西城及梅林諸侯助造者咸屬之漸益食柿園  
二万石正定為尾宮衛將正利事駿侯正能補  
親衛將上已移高田侯于越前正成見上竟無還已

之意立置柿園上憫焉寬永四年封真國侯歲餘死  
以其邑賜正勝上廢肥後侯令正勝以內藤政長等  
四諸侯會中川久成等立諸侯于肥後定肥後還封  
小田原八万石守函六關命司農增其城十一  
年正勝卒子正則立正則於春姬孫也而外孫堀田  
正盛過于箱葉氏明曆三年正則為知政事進從  
四位下通有司將立一谷門正則以為帑藏之宮室  
未復如後門足置衛士可已白半其割已悔曰後人  
有以此革祖宗之制者終身病之所為遵奉故事無  
迹可見寬文中拜侍從益封二万石長子正通

封万石謁者祠曹嚴宗厥代春姬養子堀田正俊定  
策三憲宗用正通為京兆尹侍從益二万石而正則  
老罷知政事居二年乞骸骨正通代厥除前所食邑  
分万石封群弟京師尚奢侈高買率畜伎倡璫珠  
璣飾屋之邊敷文繡曳綺錦食必求遠方之物正通  
下車盡毀撤之本庄夫人出新立邸特榜橫于洛中  
交通公卿日夜淫戲無節正通捕与其家使自殺初  
正勝弟正能以宮衛將守駿府為弄兒所殺嚴宗曰  
子正休使襲食邑親宮衛將名見守給事中受南字于大高季明憲宗時  
抽參政青墓侯使往畿內與水利至京師見仁齋先生

知其賢作詔孟字義年之天和二年八月刺殺姑之  
孫大老堀田正俊于朝知政事後斬殺正休侍御史  
云正休封書附臣未及進其書曰先臣不良死嚴  
宗枉法許臣襲食邑臣當効死一也今上復抽臣位  
宰臣之後爵臣為侯臣當効死二也臣乃与大老正  
俊死報万分之一云上竟無治其事不知為何故於  
是猶葉氏堀田氏重足而立上令親衛將三枝守興  
如京師免京兆尹歸江都居岳川十餘日乃得婦  
弟久之從封高田朝謁不得從侍從之列正通行千  
金于上及本庄夫人所親愛三子二子能移上意十

餘年之後起為大雷守上親贊見夫人曰是春姬曾  
孫也夫人曰卿為京兆補其職前新立即自取戮已  
非卿辱我宗卿莫自疑翌日拜為知政事移國佐倉  
堀稻如一家自正俊死正通絕不與通世以是譏之  
室永四年致仕子正知六治作代官町德宗時從為  
淡族卒子正任之為奏者卒無子立從叔正恒三月  
死立從祖正倚所食大田原氏子名曰正親為宮衛  
將立不久為大貳雷守居阪數月卒子正甫立立後  
修堀田氏之好奏者祠曹免進從四位下  
堀田正盛武內宿禰後也自正應中名行高者居尾

堀田子孫或事斯波氏事織田氏事豐臣氏正盛父  
正利事秀烱娶稻葉正成女後春姬為上言妾有女  
婿正利亡圖山居江都上乃立台見補宮衛除行人  
從貳軍有功遷御史是時有御史得罪去者正成固  
爭之交懷金追及六鄉年之共訣御史或劾之德祖  
曰某得罪于我孰懷金追年之膽力可任事寬假得  
展其用德祖以是為能而子正盛日貴幸稱病不出  
春姬亦白太宗仕正盛元和九年太宗即位太宗既  
悅正盛幸寵為出羽守寬永初為親衛將封万石六  
年拜知政事領參政改加賀守造籍序百司次序祿



爵為侍中從如京師進從四位下遊觀射獵凡無不  
從至月三遊其家正感嘗病遣御醫治之車上之命  
謝醫千金上聞之亦賜千金其見愛如此正感忠秋  
重次從歸自獵徒行從後且詰且行至淺草門策馬  
馳歸從官咸無及忠秋重次及東門正感入報宮省  
出逢上于殿中於是得賞亦多蓋當時宰臣非特優  
遊養望已兼貴強有力者也十三年封川越侯罷親  
衛將十三年封松本七万石起位執政之後拜侍從  
如仙波護作神祖廟十九年封佐倉十万石其地實  
十立万石正感寬克容謹慎不預人事是以無有過

失為人士所歸大宗厭代既殯歸家謂子正信我死  
代我侯慎無失衆心集士衆曰善輔孤我承恩至駕  
天下無事輔臣多賢生無効報之日死當侍地下公  
等効我使孤獨立退朝見重次揖曰後相見於是二  
子咸自殺死從死者凡四人同葬日光正感死長子  
正信立為奉朝請分万石封身正俊立十石正英  
事嚴宗歷親信對馬守三衛將後事在正俊詔中  
正信竭力事親夙夜無怠也然嚴毅御下無恩賦稅  
倍于父時民不聊生有民奏記言之者正信磔之殺  
其妻子併及山僧叩馬求釋其兒者久之見其作崇

祠祭之初水戶威公不能嘉正威著于顏色酒井忠  
勝恐其攝隙見威公亦養女李載歸嫁正威正信其  
出也忠勝憂曰正信好虛名樂禍恐覆掘田氏之宗  
時人以正信好兵招名士北之忠勝子忠直及土井  
利隆松平輝細水野忠善青山幸利等而忠直每輒  
戒之曰子無人君之言正信祖父之寵上書請振貸  
群吏不報請以私財為上假貸又不許正信慙益不  
是忠勝及松平信細為政會刈屋族言事奪爵土正  
信迺上書曰先臣正威生逢國家盛時謬蒙拔擢致  
位宰執之列受茅土之賜思為國家試身鋒刃之末

膏血原野之草其道無由是以死從大行酬其志矣  
上嘉其忠誠於諒闇之中立臣襲先臣之爵惟臣亦  
無汗馬之勞受上將之祿臣不惜身首為上願効犬  
馬之力臣之心也方天下如金甌聖明比日月固亦  
万世無疆報時如今之時唯有冒威伏闕以陳愚忠  
退伏死私第耳是以敢言無諱詳論得失唯上幸雷  
意焉臣伏惟承統以未已經一紀善政未行仁聲未  
洽士民日窮困兵燹者功臣之後士失族除籍無所  
歸者不可勝記是有司用法苛酷使天下重足而立  
也蓋造大亂之機而不覺盈積粟帛畜聚金玉以重

樹百姓之怨有司以為奉公在此諺曰螫之穴應身  
之量是非有司之罪因宰輔用心不拘遺公徇私也  
臣知言必不達必不用奮思斬佞臣以除國家之  
害而恐一人死一人進有司以臣為懷私快忿滅執  
政輕朝廷捕治臣宗族放斥臣黨類大違先臣教臣  
事上之心是以疾首痛心且止且臣聞諸先臣太宗  
執上手懇懇申勅及言宰臣伏休下所受夫不憂身  
之將殞丁寧至此為天下萬姓慮至深重上豈忘之  
哉大臣不務以德輔君太宗所創善政良法皆一不  
修豈忽遺命欲奮私智也自太祖以來舉人取所長

不求同已是故百司祇勵得騁材能今則不然秉國  
之均者擇取所養驅使之材收歛蓄積之能欲其便  
事易使也若或天下一且有變孰與謀國孰與行軍  
上春秋方富宜日引長年耆老訪問往古得失言時  
政便以不便而大臣壅塞掩主之明竊弄權柄不備  
上下一事不得輒行一言不得輒通臣亦恤春秋不  
時玉体不安有縱令可分之一若遠焉不可諱後人  
視以為本朝之制如此不復知祖宗之世長年耆艾  
居常在側從容道寸善違德聖朝從是有缺蒼生從是  
日苦子孫萬世有竊議不聽不明者也是臣所以冒

死不諱者也臣封國十二万有餘謹納有司上願以  
其地復封功臣之後不遂者府庫倉廩可贖者贖之  
可貸者貸之勿使饑餒凍寒干道路天下百姓戴土  
如祖宗時臣視如此賜死司敗猶生之年也臣欲造  
朝面陳臣恐言未冒聽吏已持臣目臣為狂易失心  
凶臣深室之中當此之時噬臍無及是以附書二老  
歸身佐倉使大臣不得掩蔽以陽聖明上願下命台  
見得面持陳於是昆弟宗族杜門待罪上使其弟飯  
田侯安政佐倉名詣江都正信曰弟聞上書進字不  
者我不出安政歸見執政而適正信曰雖死我往至

則執之飯田賜子正昌俸万石奉紀氏祀復徙之小

濱京兆正信如京師故佐倉侯如京師蒙譴不畏法令遷阿

闈嚴宗嚴宗如京師代伸缺自殺小濱侯阿侯咸見責讓以調

護不容憲宗初正信弟正俊秉政柄豐前守正昌自

大衛將代季父正英為世子傳食邑吉井世子薨出

為謁者免從官川子正序孫正陳德宗時自大衛將

為參政數月遷世子少傅是時正俊孫正亮為大貳

雷守遷知政事堀田氏復盛文庶任職事迨世子即

位之謂信宗正陳復為參政頃之侍德宗于西城增

三千石德宗即世罷奉朝請

朽木元綱少子植綱娶稻葉正成女為妻。綱母曰  
春姬任植綱事世子。立是為大宗以植綱為民  
部少輔二衛副帥宮衛將抽為參政久之免將封土  
津彦使如肥後以肥後彦幼立也嚴宗時為奏者使  
収佐畧其年卒子植昌自奉朝請為奏者從封福智  
山免造皇宮德宗初植昌子植元以奏者典賜列侯  
璽書植元卒子植綱立植綱卒無子三叔父植治前  
為宮衛將於是立為侯又無子以松平乘紀子玄綱  
為後妹之子也玄綱又為奏者

内田正信工藤祐經後也方足利氏時為勝股氏居

遠州服事駿曾大父近江守正之一屬參一屬駿正  
之子曰谷正次慶長中為奏者兼祠曹云正次有從  
子正世為親信遷尚署大京見其子正信悅之為親  
信同臥起二十七元服為侍中領親衛將封小見川  
万石亦石大京厭代自殺送葬其母為長御關之縊  
死享深中正信孫正福醉傷夫人削三千石致仕子  
正昌立

私  
永井尚清古河侯直勝次子也以親衛從阪軍有功  
還為内親信此時上夜遣左右中臣世子及駿侯所  
淺妃令由官如駿侯所供具成厭酒食而歸東宮日

衰絕無至者至者尚清已終始意不諂駁庶保母春  
姬深憂世子不立而計無所出知尚清剛正無貳陰  
以世子命諷其兄侍中尚政動上尚清曰雖無命臣  
固將請焉尚政亦間憂之聞尚清言遽將起尚清以  
為不受已言率裾反之尚政笑曰身未知我意世子  
有命不敢不朝服即日入白世子不安伏上驚曰如  
此乎何不早言益貴世子其位乃安太宗深德之迨  
德祖厭代抽宮衛將為奉朝請封長國二万石久之  
毀長國從食高規三万六千石太宗厭代率兵衛光  
陵皇宮災命監造副使卒子直時立率兵收宮津卒

無子從兄尚征子直賢立直賢卒為子直英幼故立  
新庄族直圓子直達築小石川門卒直英立章宗時  
卒直達弟直期立今族直行直期之子

史臣曰春姬之於太宗不特留族之於漢惠已初聞  
神祖定其位中往々結列族物臣固其位終動當路  
之人安其位加之用親姻為股肱耳目及發大号令  
常預其議稍掘二氏因是乎興兵尚清剛直不能久  
居中以太宗度量尚不能容矧中材之主耶正信雖  
治自喜其言中時弊故詳述之

